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丁

宋 錢後人希白撰

明 寓公高承埏較

武德元年以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尚書

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神岳中天王可爲尊

神岳中天皇帝至神龍元年復爲王

孫智諒開元年中內殿修齋奉詔投龍於吉修

玉笥山泊舟江側見異氣在東川之中疑有

古跡遂於閣皂山掘得銅鐘一枚重百餘斤
鐘下得王像三身因置閣皂觀

省中諸郎中不自員外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
言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似長征兵士便授
邊遠果毅也

先天中王主敬爲侍御史自以才望華妙當入
省臺前行忽除膳部員外徵有惋悵吏部郎
中張敬忠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

知腳踏蹬却落省牆東蓋膳部在省最東北
隅也

開元十八年吏部尚書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
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妻之一旦隱謁畋畋
命其女隔簾視之及退其女終身不讀江東
篇什舉子或以此謔之荅曰以貌取人失之
子羽衆皆啓齒

柳公權有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不得却義是

一毛出卽不堪用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時在兩制者皆爲擬制用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徃徃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搖九尾鼻不正而身豈正眼旣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

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跡過其父一聞此語而終

身不書

含光卽司馬天師弟子

長安太廟殿卽苻堅所造

省中司門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閑簡無事時諺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又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及虞部令史相見忽然俱倒悶絕良久云冷熱相激

有李參軍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爲李相笏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

馬周之妻賣健媪也卽媪引周爲常何之客
中和初黃巢將敗有謠云黃巢須走秦山東死
在翁家翁巢死之處民家果姓翁

蕭廩新爲京尹楊復恭假子抵罪仍毆地界廩
斷曰新除京尹敢打所由將令百司難逃一
死由是內外畏服

韋夏卿善知人道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及
丹三人皆第二十四竝爲郎官簇馬久之曰

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謂執誼曰
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謂渠牟曰弟當別承王
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謂丹曰三人之中弟最
長遠而位極旄鉞皆如其言

陳少游檢校職方員外郎充回紇使檢校郎官
自少游始也

長安有龍戶見水色卽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鱖
魚而已

柳珪是韋慤門生慤嘗云三十人唯柳先輩便
進燈燭下本

江陵有士子遊於交廣間而愛姬爲太守所取
納於高麗坡底及歸因寄詩曰惆悵高麗坡
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守見詩遂遣還

韋澳與蕭寘大中中同爲翰林學士每遇直多
召對內使云但兩侍郎入直卽內中便知宣
旨又澳舉進士時日者陳子諒號爲陳特快

云諸事未敢言唯青州節度使不求自得果
除拜

柳公綽家藏書萬卷經史子集皆有三本色采
尤華麗者鎮庫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又一
本又次者後生子弟爲業皆有厨格部分不
相參錯

張巡許遠宋州立血食廟謂之雙廟至今歲列
常祀

會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敕以其日爲老君降誕假一日

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夏陽山中相誓不婚啜菽飲水有蒼頭曰都兒與主同志

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勉子也與主客員外郎張諗同官二人每單床靜言達旦不寐故約贈韋微君況詩曰我有中心事不向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鄭畋字台文亞之子也亞任察時生故小字桂兒

薛收與從父兄子无敬族兄子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

鄭淑依陽城讀書經月餘與論國風俶不能往復一辭因縊于梁下城與曰我雖不殺俶俶因我而死爲之服總麻

裴談過蘇瓌小許公方五歲乃試康信枯樹賦

將及終篇遊諫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師依
依漢陰唐今看橋落悽愴江潭潭樹猶如此
人何可任堪

中書令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昇進性好
文章憎人才華性好貪濁憎人受賂
肅皇嘗舉衣袖示韓擇木曰朕此衣已三浣矣
封德彝卽楊素之壻素爲僕射常撫其座曰封
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

天下貢賦唯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
開元十八年蘇晉爲吏部侍郎而侍中裴光庭
每遇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
而已晉遂勝選院門曰門下點頭者更引注
擬光庭不悅以爲侮已

景龍已來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謂之燒尾
開元後亦有不燒尾者漸而還止

長慶初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令

人參酌出入百司呼爲參酌院今審刑卽其地也

李翱在湘潭收韋江夏之女於樂籍中趙驊亦於賊中贖江夏韋環之女或厚給以歸親族或盛飾以事良家此哀孤之上也

禮部駁勝者十一月出籠駁者謂有狀無解無狀細駁謂書其行止之過

兩省諫議無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廚食四孔炙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宰相親嫌不拜知制誥爲直脚又云不由三事直拜中書舍人者謂之撻額裹頭

天寶五載巴東石開有天尊像及幢蓋

盧從愿景雲中典選有聲稱時人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卽行儉馬卽馬載李卽朝隱

上元二年夏於景龍觀設高座講論道釋二教遣宰臣百僚悉就觀設齋聽論仍賜錢有差

貞元二年江淮運米每年二百萬斛雖有此制而所運不過四十萬

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霽日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已下咸歌詠之

李輔國爲殿中監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不伺知

長安三月十五日兩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

寺元果院牡丹先於諸牡丹半月開太真院

牡丹後諸牡丹半月開故裴兵部憐白牡丹

詩自題於佛殿東頰唇壁之上大和中車駕

自夾城出芙蓉園路幸此寺見所題詩吟翫

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歸大內卽此詩滿

六宮矣其詩曰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

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兵部時任給事

盧家有子弟年已暮而猶爲校書郎晚娶崔氏
子崔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
以述懷爲戲崔立成詩曰不怨盧郎年紀大
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盧
郎年少時

開元十九年四月於京城置禮會院院屬司農
寺在崇仁坊南街後元和中拾遺楊歸厚私
以婚禮上言借禮會院因此貶官

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
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辨才一王
自收嵩私搨一本于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
總戎蘭亭不離肘腋及卽位學之不倦至貞
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但得其模
本耳

柳子溫家法常命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子
弟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陸龜蒙居震澤之南巨積莊產有鬪鴨一欄頗
極馴養一旦有驛使過挾彈斃其尤者於龜
蒙詣而賦之曰此鴨能人語復歸家少頃手
一表本云見待附蘇州上進使者斃之何也
使人恐盡與蒙中金以糊其口龜蒙始焚其
章接以酒食使者俟其稍悅方請其人語之
由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復
召之盡還其金曰吾戲之耳

大中好文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命進

士溫岐

卽庭筠

續之岐以玉跳脫應之宣皇賞

焉令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遂除方城
尉初綯曾問故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
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
後岐有詩云悔讀南華第二篇

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入二
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

頭醜掠鬢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譏也遂
及禍

王承業爲太原節度使軍政不脩詔御史崔衆
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褻甲持槍突入
承業廳事玩詐之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
衆交兵於光弼光弼以其無禮不卽交兵令
收繫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敕問衆
所在光弼曰有罪繫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

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
若拜宰相卽斬宰相中使懼遂寢而還翌日
斬衆於禪堂之下

貞元十五年以諫議曰敦爲兵部郎中上將用
敦爲兵部侍郎疑其年少故有此拜

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今海隅無事烝庶小康
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宜任文武
百僚擇勝地遊賞爲樂仍各賜錢以充宴會

每歲正旦曉漏已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
樺燭百炬擁馬方布象城謂之火城

甲賦中有火城

仍雜以衣綉鳴珂焜耀街陌如逢宰相卽
請司火城悉皆撲滅或其年無仗卽中書門
下率文武百僚詣東上閣門橫行拜表稱慶
內臣宣荅禮部員外郎受諸道賀表取一通
官最高者拆表展於坐案上跪讀訖閣門使
引表案入內却出宣云所進賀表如有太后

卽宰相率兩班赴西內稱賀

李泌有謙直之風而好談謔神仙鬼道或云嘗
與赤松王喬安期羨門等遊處坐此爲人所
譏

王起大和中文皇頗重之曾爲詩寫于太子之
笏

高駢在維揚曾遣使致書于浙西周寶曰伏承
走馬已及奔牛今附養一瓶葛粉十斤以充

道路所要蓋諷其爲齷粉矣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後流落河朔爲樂彦禎從事多怨朝廷之執政嘗有詩云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真

張祐字承吉有三男一女桂子椿兒椅兒桂子椿兒皆物故唯女與椅在椅兒名虎望亦有詩後求濟於嘉興監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望不甘慶曰祐子之守冬瓜所謂過分

陳夷行鄭覃在相請經術孤單者進用李珣與楊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宰相矛盾無成政但寄之頰舌而已

康子元越人念易數千遍行坐不釋卷開元中張說薦爲麗正學士

元行冲在太常有人於古墓得銅器似琵琶而身正圓人無識者冲曰此阮咸琵琶也乃令匠人以木爲之至今乃有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進朝唯宰
臣夏竦收獨到衙以大夫李景讓爲西川節
度使時中元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按既
出致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
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
亦在館俟命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過院
崔郢大中中爲京兆尹囚徒逸獄始命造解

宅京尹不得離府後郢敗韋澳自內署面授
京尹賜度支錢二萬索令造府宅

咸通六年放宮人沈氏養親沈氏入宮五十八
年有父居漣水年一百一十母年九十五因
爲築室而居頒金帛椎禮赦本縣放科役終
沈氏之世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先
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

放回如今去而羞君面君若來時逐夜來羔
見詩即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曰長安此
去無多地鬱鬱恹恹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
少今夜醉眠何處樓

令狐綯在相擢裴坦自楚州刺史爲職方郎中
知制誥裴休以坦非才拒之不勝及坦上事
謁謝於休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
命肩輿便出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

事至坦主貢擢休之子弘上第時人云欲益
而彰此之謂也

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張叟者與跡熟因謂之
曰今四十無子良可懼也叟曰爲公求之唯
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五年矣君宜遺
之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崔遺以服玩
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子叟復相之曰貴則過
公恐不得其終因字曰衲像入云緇郎

陽城出道州太學生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疏
不得上

天祐元年八月前曲沃令高沃納史館書籍三
百六十卷授監察賜緋

張昶尚書收晉州外貯營妓生子曰仁龜乃與
張處士爲假子居江淮間後昶死仁龜方還
長安云江淮郎君至家皆愕然蘇夫人收之
齒諸兄之列仁龜後以進士成名歷侍御史

因奉使江浙而死

關圖有一妹有文學善書札圖嘗語同僚曰某
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適常氏脩之母
也脩咸通六年登科

張說女嫁盧氏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搢床
龜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李紳在維揚日有舉子訴揚子江舟子不渡恐
失試期紳判云昔在風塵曾遭此輩今之多

幸得以相逢各拋付揚子江其苛急也如此
後因料貽爲屬邑令所抗云奉命取貽且非
其時嚴冬沍寒滴水成凍若生於淺水則猶
可涉脛而求旣處於深潭非沒身而不敢貴
賤則異性命不殊紳大慙而止終以梟湘獄
仰藥而死

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慮渴望驛
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

之地必爲緩轡有轍石必去之

嚴憚字子重善爲詩與杜牧友善皮陸嘗愛其
篇什有詩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
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七
上不第卒於吳中

于志寧爲僕射預修史恨不得學士來濟爲學
士恨不得修史

大中中于琮選尚永福公主忽中寢泊審旨上

曰朕此女子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七筯情
性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尋改尚廣德公

主

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鱗犯罪至死旣就刑
有女請隨父死云七歲
蒙父私鹽官利
錢衣食之今父罪彰露合隨其法鹽院官崔
據義之遂具以事聞詔褒之兼減父之死女
又泣曰昔爲父所生今爲官所賜誓落髮奉

佛以報君王因於懷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
信旣而待父減死罪之刑疾愈遂歸浮屠氏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戊

宋

錢後人希白撰

明

寓公高承埏較

潘炎建中中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晏女也有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閤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爲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避位

張說爲左相知京官考其子均任中書舍人特
注之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邢奚舉午義不
勝私至如潤色王言章施帝載道祭墳典例
絕常功恭聞前列尤難其任豈以嫌疑敢撓
綱紀考上下

大曆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葦
蓆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
於上若無堪卽以蓆貯屍棄之于野上聞賜

衣館於客省每一字論一事時元載執政也
尤切於罷官市

裴延齡嘗獻言德皇曰陛下自有本分錢物用
之不竭上驚曰何爲本分錢延齡曰準天下
貢賦常分爲三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三爲充
君之庖今奉九廟與鴻臚供蕃使曾不用一
分錢而陛下御膳之餘其數極多皆陛下本
分錢也上曰此經義人總未曾言自茲有意

相姦邪矣

天后朝道士杜義迴心求願爲僧敕許剃染醮佛授記法名玄疑敕賜三十夏以其乍入法流須居下位苟賜虛臘則頓爲老成也賜夏臘起於此矣

太和中祕書之書總五萬六千七十六卷

神堯宴近臣果有蒲桃陳叔達捧而不食帝詢之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致帝曰卿有母

遺乎涕泗闌干

馬周臨終索陳事草一篋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不爲也

高帝出獵見大官割羊謂其無罪就死以死鹿代之

沈既濟生傅師傅師生詢詢生丹丹生牢牢巢寇前爲錢唐監使生藻後移刺鄱陽巢寇亂不知其終時藻與家人不隨之任藻後仕吳

越錢氏爲永嘉令藻生承諒爲定海丞諒咸
平三年進士及第今爲都官員外郎知處州
王師魯在孔鄴幕中嘗言曰半臂亦無文房太
尉家法不着

張九齡嘗見安祿山曰亂天下者此胡也諫殺
之不聽

紫石英廣管瀧州山中出紫石英其色淡紫其
質瑩徹隨其大小皆五稜兩頭箭鏃煮水飲

之暖而無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瀧州
又出石解莖如金釵股亦藥中之上品

蚺蛇膽雷羅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卽擔
昇蚺蛇入府祇應取膽

鷄兔算國史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
卽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鷄下是
兔

裴肅在越多齋此外惟嗜兔日再食

陸贄在忠州不接人唯纂藥方竝行於世者號曰集驗

黃巢本王仙芝賊中判官芝死賊衆戴之爲首遂日盛

杜邠公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公杜審權晚入謂之小杜相公

劉蕡精於儒術常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

六籍如何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博陵崔倕總繡親同爨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

倕爲首倕生六子一登相輔五任大僚

太常卿邠太府卿鄴外臺尚書郎廷尉郇執金吾鄴左僕射平章事鄴邠及鄴五知舉得士百四十

八人邠昆仲自始仕至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

宅宣皇聞之歎曰崔鄴家門孝友可爲士族

之法矣鄆嘗構小齋於別寢御筆題額號曰
德星堂今京兆民因崔氏舊里立德星社
秦中綠李美小謂之嘉慶李此坊名也

貞元十三年始制文武官隔假三日竝行橫參
開燁二年始以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遂爲
平章事時初命郭待舉郭正一魏玄同三人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

進士試貼經自調露二年始也

寶應二年以羽林大將軍王仲昇兼大夫六軍
兼憲官始於此也

建中元年沈旣濟議改則天紀爲皇后傳
元和二年始令僧道隸左右街功德使其年方
於建福門置百官待漏院舊但於光德車坊
而已

大中十一年賀正盧鈞以太子太師率百僚年
八十餘矣聲容明暢舉朝稱服明年柳公權

以少師率班亦八十矣自樂懸南趨至龍墀
前氣力綿憊誤尊號中一字罰一季俸人多
恥之

開元二十五年西幸駐蹕壽安連曜宮宮側有
精舍庭內剝柱高五丈有立於承露盤者上
望見之初謂姦盜覘視宮掖使中官就竿下
詰之人曰吾欲捨身本是知湯前官被知湯
中使邀錢物已輸十縑索仍不已每進湯水

輒投土其中事若關供責怒必死寧死於捨
身爾具以聞詔高力士召知湯中使賣絹於
竿下謝之仍命徹尚舍衛尉幕委積于竿下
其人禮十方畢以身投地墜于幕外舉體深
紅色初尚微動須臾絕詔集文武從官于朝
堂杖殺中使敕府縣厚葬殯者

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神龍中神前
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小休替仰爲吉而覆

爲凶

開元初鄭瑤慈澗題詩云岸與恩同廣波將慈
共深涓涓勞日夜長似下流心

開元四年中丞王怡以糺獲贓錢疊石重造永
濟橋以代舟船行人頗濟焉在壽安之西

開元末功臣王逸客爲閑廐使莊在泥溝西岸
數爲劫盜捕訪不獲嚴安之爲河南尉以狀
白中丞宋遙遙入奏始擒之并獲賊脚崔訓

訓在安定公主錦坊俱就執伏搜得骸骨兩
并逸客以鐵券免死流嶺表從此洛陽北路
清矣

咸通中舉子乘馬唯張喬跨驢後敕下不許騎
馬故鄭昌圖肥是有嘲詠

鄭少師薰于里第植小松七本自號七松處士
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初制節度使天下有八若諸州在節度內者皆

受節度焉其福州經畧使登州平海軍使不在節度之內

李鈞之妻也二婢配掖庭曰鄭曰杜鄰則幸於元和生宣皇帝是爲孝明皇后杜卽杜秋獻替錄中云杜仲陽卽杜秋也漳王養母

長孫無忌之父晟於隋有功魏徵卽長賢之子令狐德棻之父曰熙皆北史有傳

李太尉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貶潮州司馬密

年十月十六日再貶崖州司戶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貶所年六十四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携妓還洛後却遣回錢唐故劉禹錫有詩荅曰其那錢唐蘇小小憶君淚染石榴裙

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曆五年已後始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爲郡進三

千六百串并詩一章刻石在貢焙故陸鴻漸
與楊祭酒書云顧渚山中紫笋茶兩片此物
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
片充昆弟同歡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
刺史裴充一作元
鮮于叔明嗜蟠蟲權長孺嗜人爪甲此亦劉雍
瘡痂之類也

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稱者皆知政事以平章
事爲名自郭待舉始也僕射是正宰相房喬
始也

韋承慶出相除禮部尚書嗣立入拜鸞臺侍郎
平章事時人語曰大郎罷相小郎拜相

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故謂之念珠曹
李太尉太和七年自西川起入相上謂王涯今
日除德裕人情怕否對曰忠良甚喜其中小
人亦有怕者再言曰須怕他涯時爲鹽鐵使

也

太和中朋黨之首楊虞卿張元夫蕭瀚後楊除
常州張汝州蕭鄭州

丞相乘肩輿元和後也

裴休大中中在相位一日賜對上曰賜卿無畏
休卽論立儲君之意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閑
人遂不敢言

長安戲場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
永壽尼講盛於保唐名德聚之安國士大夫
之家入道盡在咸宜

崔造將退相位後言曰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
近來總四掩也遂復起

柳芳與韋述善俱爲史學述卒書有未成者皆
續成之

昇平公主宅卽席李端擅場送王相之鎮韓翃
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

武黃門之死也裴晉公爲盜所刺餘人王義扞刃而斃度自爲文祭之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三之二

李錡之誅也大霧三日不開或聞鬼哭內疑其寃詔許收葬

都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戶部分兩稅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

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張直方者世爲幽帥癖於鷹犬後以昭王府司馬分務洛師洛陽四旁翫者攫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嗥而去

長孫無忌奏別勅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罪勅長流此亦爲法自弊

江融爲左史被羅織受誅其屍起而復坐者三

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敗

與思恒性巧造匱函

朱泚敗走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父曰
豈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父曰天
地不長兇惡蛇鼠不爲龍虎天網恢恢去將
何適遂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於馬
上忽叩頭稱乞命因之墜馬良久却蘇左右
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尋爲韓旻梟之

楊收之死也軍容楊玄价有力焉收有子爲壽
牧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大吏控
馬曰上帝許我復讐楊玄价我射中之必死
俄而价暴卒

忻州刺史號是天荒闕蓋歷任多死高皇時有
金吾郎將卒此官果有蛇怪後亦絕之饒州
餘于縣令宅亦如此

天寶時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撰韻英十卷

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庭堅卒

文明已後天下諸州進鷄牝變爲雄者極多或半已化半死乃則天之兆也

馮袞給事親仁坊有宅南有山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常以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鳥省

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奉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徃徃聲其詞也

宣皇在藩時常從駕墮馬雪中寒甚困且渴求水於巡警者曰我光王也及以水進舉杯悉變爲芳醪

明皇爲潞州別駕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五兆因以食箸試之旣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

徽安門舊雉城北面取西門也樓上元多雀鴿後亦絕無至清泰中帝上此樓自焚今俗謂

之火燒門

開元六年西幸至蘭峯頓乘輿每至所宿侍臣皆從旣而馳逐原野然從官分散宰相卽先於前頓朝堂列位乘輿至必鞭揖之方入是日上垂鞭盛氣不顧而入蘇宋懼益怒河南尹李朝隱橋頓不備也解之方息

蘭峯宮在永寧縣西慶明三年置

鵲鳩飛數逐月數如正月一日飛而止但寒中

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爲禮部甚懼焉至是三科盡覆試宏詞趙秬等皆落吏部裴諗除祭酒

夫寶八年館驛使宋緝奏移稠桑路向晉王斜晉王斜者隋煬帝在藩邸揚州往來經此路蓋避沙路費馬力也

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泉在道南店後坡下舊傳云野狐格而泉涌店人取爲冷淘過者行旅止焉今法饌中有野狐泉者以菜粉爲之亦象此也

路嗣恭在江西竝奏部下縣爲緊望

天后問張元一日在外有何事元一日外有三慶早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新死百姓皆懽三慶也霸酷吏也爲侍御

史

崔敬嗣武后時任房州刺史孝和安置在彼官吏多無禮嗣獨申禮待供給之及卽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旣同名姓每擬皆御筆超拜後引與語知誤訪嗣已卒崔光遠卽其孫也太和中上頗好食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敝一旦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卽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梵相具足

天后時有獻三足鳥者左右或言一足偽耳大
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

令狐綯在相位大事一取決於瀉比元載之用
伯和李吉甫之用德裕

杜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權有戲之曰
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又乾符
二年崔沆放崔濯譚者稱座主門生沆濯一
氣

湖州歲貢黃龜子連蒂木瓜李景先自和牧謫
爲司馬戲湖守蘇特曰使君貴郡有三黃龜
子五蒂木瓜特頗銜之

韓洙與沈詢尚書中表詢怜洙許與成事如是
歷四五年太夫人又念之復累村於詢詢
舉大中九年也自第二人遷迤改爲第七人
方定及放榜悞爲羅洙後詢見韓洙未嘗不
深嗟其命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
落滿庭陰鏤閉朱門試院淡曾是昔年辛苦
地不將今日負前心及榜出爲無名子削爲
五言以戲之

天寶四載廣府因海潮漂一蟻蚣陸死割其一
爪則得肉一百二十斤

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睿皇在藩日經此廳廳
西壁画一胡頭因題曰喚出眼何用苦淡藏

緇却鼻何畏不聞香

陳嶠字景山閩人也孑然無依數舉不遂蹉跎

輦轂至于暮年逮獲一名還鄉已耳順矣鄉

里以宦情旣薄身後無依乃以儒家女妻之

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之夕文士競集悉賦

催粧詩咸有生莫之諷嶠亦自成一章其末

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座客

皆絕倒嶠頗負詩名常有閒居詩曰小橋風

月年年事爭奈潘郎老去何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已

宋 錢後人希白撰

明 寓公高承挺較

韋丹任洪州值毛鶴叛造蒺藜棒一千具竝於
棒頭以鐵釘釘之如蝟毛車夫及防援官健
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用亦與刀劔不殊
有洪州江西廉使問馬祖云弟子喫酒肉卽是
不喫卽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

福

御史中丞長慶中行李導從不過半坊後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及李虞仲與溫造相爭始勅下應合導從官行李傳呼不得過三百步

崔羣在翰苑爲憲皇獎遇最渥有宣云今後學士進狀竝取崔羣連署方得進來

武翊皇以三頭冠絕一代後惑婢薛荔苦其冢

婦盧氏雖李紳以同年爲護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解頭狀頭宏詞勅頭是謂三頭

張不疑登科後江西

李疑

東川

李回

淮南

李融

交辟而不疑就淮南之命到府未幾卒卒時有怪在靈怪集

裴紳始名誕日者告曰君名紳卽伸矣果如其言

蜀中傳張儀築成都城依龜行路築之李德裕

鎮西川聞龜殼猶在軍資庫判官宇文遇言
比常在庫中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命工人
截爲腰帶胯具

開元十九年冬駕東巡至陝以廳爲殿郭門皆
屬城門局薛王車半夜發及郭西門不開掌
門者云鑰匙進內家僕不之信乃壞鑰撤關
而入比明有司以聞上以金吾警夜不謹將
軍段崇簡授代州督壞鑰奴杖殺之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靖安
李宗閔也驛坊韋澳也樂和李景讓也靖恭
脩行二楊也皆放此

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部
不博前行駕庫

西市胡人貴蚌珠而賤蛇珠蛇珠者蛇所吐爾
唯胡人辨之

薛偉化魚魂遊爾唯李微化虎身爲之片可悉

也婦女化蛇然亦有之

王彥威鎮汴之二二年夏旱時袁王傅李玘過汴
因宴王以旱爲言李醉曰可求蛇醫四頭十
石瓮二枚每瓮以水浮二蛇醫覆以木蓋密
泥之分置開處瓮前設香席選小兒十歲已
下十餘人令執小青竹晝夜更互擊其瓮不
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數
百里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咸平中今祕書

楊監

億

任正言知處州上祈雨法亦此

類也

石甕寺者在驪山半腹石甕谷中有身激而似
甕形因是名谷以谷名寺

開元十四年御史大夫程行誥卒贈尚書右丞
相時中書令張說新兼右丞相論者以爲世
傳此闕非穩故有斯贈以當之

永貞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
入漿瓮木盡人井飲之後子良擒李侗拜金

吾尋歷方集

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人臺者卽先漲小灘
奇章公爲尉忽報灘出邑宰列筵觀之老吏
曰此必分司御史爾若是西臺當有鴻鵠雙
立於上卽是西臺牛公舉杯自祝俄有鴻鵠
飛下不旬自有西臺之拜

李德裕少時有人倫鑒者謂曰公主忌白馬凡
親戚之間皆不畜之至崖州之命則白敏中
在中書以公議排之馬植按淮南獄

潘孟陽炎之子也其母劉夫人晏之女初爲戶
部侍郎夫人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
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
試會爾列吾觀之因遍招淡熟者容至夫人
視之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向末坐憐綠
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
別必是有名卿相

中土人尚札翰多爲院體者貞元年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常攻行草然體近吏故院中胥吏多所做做其書大行于世故遺法迄今不泯其鄙拙則又甚矣

李紆侍郎嘗放舉人命筆吏勒書紙勝未及填名首書貢院字吏得疾暴卒禮部令史王杲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杲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揮染筆不加墨迨明懸

勝方始覺寤脩改不及粲然一勝之中字有兩體濃澹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書勝因模法之遂爲故事今因用龜筆澹書亦奇麗爾

福昌宮隋置開元末重脩其中什物畢備駕幸供頓以百餘瓮貯水駕將起所宿內人盡傾出水以空瓮兩兩相比數人共推一瓮初且搖之然後齊呼扣擊謂之鬪瓮以爲笑樂又宮人濃注口以口印幕竿上發後好事者乃

歛唇正口印而取之

開元初鹿苑寺僧法蘭者多言微旨徃徃有效
縣令劉昌源送客詣其房蘭曰長官問下腹
帶麻鞋着未幾劉丁內艱

太和中人指楊虞卿宅南亭子爲行中書益朋
黨聚議於此爾

丞郎已上詞頭下至兩省闕下吏謂之大除改
今南人之諺謂小未之事曰你大除改也

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三尺餘

長安市里風俗每至元日已後邇以飲食相邀
號爲傳座

李詹大中七年崔瑤下進士與狄慎思皆好爲
酷以灰水飲鹽蕩其腸胃然後圍之以火翻
以酒調五味飲之未幾與膳夫皆暴卒慎思
亦然

志閑和尚館陶人早參臨濟晚住灌溪乾寧二

年夏忽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七步垂手而逝後鄧隱峯倒立而化

波斯船舶多養鴿鴿飛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劉訥爲僧時因葬遺骸乃夢一書生來謝持三鷄子勸食之訥嚼一而吞二者後乃精儒學

名任史官時韓愈欲爲一文贊焉而會愈

貶文乃不就

孟宁長慶三年王起放及第至中書爲時相所退其年太和公主和戎至會昌三年起至左揆再知貢宁以龍鍾就試而成名是年石雄入塞公主自西蕃還京

咸通末鄭渾之爲蘇州督郵譚銖爲離院官鍾輻爲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境土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

蘇聯三尾

國初進士尚質有餘而文不足至於名以定體若紀千劫仞支千尋常無求吳楚江潮閣梅之類頗肖俳優反謂其姓氏亦黑臂黑肩之餘近代則文有餘而質不足矣

范陽盧氏自紹元元年癸亥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登進士者一百十六人而字皆連於子然世稱盧家不出座主唯景陵二年

盧逸以考功員外郎知舉後莫有之韋保衡頗訝之咸通十三年韋在相時盧莊爲閣長決付春闈莊七月卒及盧攜在中書淡恥之廣明元年乃追陝州盧渥入典貢帖經後巢賊犯闕天子幸蜀昭度於蜀代之矣

高燕公在秦州岐陽節度使杜邠公適囚於界分公牒轉書云當州縣名成紀郡列隴西是皇家得姓之邦非鳳翔流囚之所公移書謝

之自是燕公聲價愈振

開元中有師夜光善視鬼唯不見張果蘇粹員
外頗達禪理自號本禪和

崔羣是貞元八年陸贄門生羣元和十年典貢
放三十人而黜陸簡禮時羣夫人李氏謂之
曰君子弟成長合置莊園乎對曰今年已置
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陸氏子無
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

韓藩端公自宣暮退居鍾山因服附子硫黃過
數九竅百毛穴皆出血唯存皮骨少飲莫及
但以血縛舉骨就棺而已吁可駭也

僖皇朝左拾遺孟昭圖在蜀上疏極諫爲田令
攷之所矯詔沈蜀江裴相徹有詩弔之曰一
章何罪死何名投水唯君與屈平從此蜀江
烟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貞元初度支使杜佑讓錢穀之務引李與自代

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
吏員繁而難理佑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
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
襄陽龐蘊居士將入滅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居
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
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

楊盈川顯慶五年待制弘文館時年方十一上
元三年制舉始補校書郎尤最渙於宣夜之

學故作老人星賦尤佳

會昌葬端陵蔡京自監察攝左拾遺行事京自
云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
御史殿中侍御史有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
左右巡皆負重事也況不常備有兼領者監
察御史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已八矣分
務東都臺又常一二巡囚監決案覆四海九
州之不法事皆監察況不常備亦有兼領事

者故御史不聞攝他官攝他官自端陵始也
崔祐甫相國天寶十五載任中書舍人時安祿
山犯闕軍亂不顧家財惟負私廟神主奔遁
皆事親之高節也

天寶末韋斌謫守蘄春時李泌以處士放逐於
彼中夜同宴屢聞鶉音韋流涕而嘆泌曰此
鳥之聲人以爲惡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
請飲酒不聞鶉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

聲終夕不厭

聖曆二年勅二十四司各置印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勅下度支有省郎以謝
眺詩云芳洲採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
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郎
官作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太
宗聞之大笑改授雍州司法

李適之入仕不歷丞簿便爲別駕不歷兩畿官

便爲京兆尹不歷御史及中丞便爲大夫不
歷兩省給舍便爲宰相不歷刺史便爲節度
使然不得其死

天寶七載以給事中楊釗充九成宮使凡宮使
自此始也五坊使者鵬鵠鷹鷄狗謂之五坊
大曆十四年六月勅御史中丞董晉中書舍人
薛播給事中劉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
將軍廳一所充使院并西朝室置幕屋收詞

訟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後不常置有大獄
卽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謂之大
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
爲之以決疑獄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日罷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蕭
望之墓有達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趨
方從加之字只如此堠幸直行書止但合題
蕭望墓何必加之字

魏伶爲西市丞養一赤背鳥每於人衆中乞錢
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
爲魏丞鳥

今日昌末頗好神仙有道士趙歸真出入禁中自
言數百歲上敬之如神與道士劉玄靜力排
釋氏武宗旣惑其說終行沙汰之事及宣宗
卽位流歸真於南海玄靜戮於市

白傳大中末曾有諫官上疏請諡上曰何不取
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諡從父弟敏中在
相位奏立神道碑文卽李義山之詞也

李揆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堂前見一蝦
蟇俯于地高數尺以巨缶覆之明日啓之亡
矣數日後入相也

殷僧辨周僧達與牛相公同母異父兄弟也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北有亭子謂之望闕亭
太尉每登臨未嘗不北梯悲咽有詩曰獨上

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
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今傳太尉崖州之詩
皆仇家所爲只此一首親作也昔崖州卽今
瓊州是也

武德中天下始作秦王破陣樂曲以歌舞文皇
之功業貞觀初文皇重製破陣樂圖詔魏徵
虞世南等爲詞因名七德舞自龍朔已後詔
郊廟享宴皆先奏之

大中四年冬令狐絢自戶部侍郎加兵部入相
宰執同列白敏中崔龜從鉉以絢新加兵部
至其月十八日南省上事故事送上必先集
少府監是日諸相以敏中龜從曾爲太常博
士遂改集禮院因命柳公權記之龜從爲詞
杜琮目爲秃角犀琮凡泣藩鎮不省刑獄在西
川日以推囚案牘不斷而將裹漆器歸京人
於歛門拾得

弄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
庭善爲優因隸樂工遂令爲此戲

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

稷山驛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
來多贈篇什故李義山贈詩云過客不勞詢
甲子唯書夾字與時人也

鄭顥嘗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日玉殿莓苔青
續成長韻此一聯杜甫集中詩

羅隱鄴虬共在場屋謂之三羅

韓建在華下成汭在荆門舊姓皆有理聲朝廷

謂之北韓南郭

杜邠公飲食洪博既飽卽寢人有諫非攝生之
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卽慢

道吾和尚上堂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
口稱魯三郎矣

永寧李相蔚在淮海暇日攜酒樂訪節判韋公

昭度公不在及奔歸未中途已聞相國舉酒
縱樂公曰是無我也乃回騎出館相國命從
事連往畱截仍移席於戟門以候及廻相國
舞楊柳枝引公入以代負荆

太和七年八月勅每年試帖經官以國子監學
官克禮部不得別更奏請其弘文崇文兩館
生齋郎竝依令式試經畢仍差都省郎官兩
人覆試

驪山華清宮毀廢已久今所存者唯繚垣耳天
寶所植松栢遍滿巖谷望之鬱然雖屢經兵
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閣在山嶺之上基最爲
嶄絕柱礎尚有存者山腹卽長生殿殿東西
盤石道自山麓而上道則有飲酒亭子明皇
吹笛樓宮人走馬樓故基猶存繚垣之內湯
泉凡八九所是御湯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
瑩徹如玉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千名

萬品不可殫記四面石座皆級而上中有雙
白石瓮腹異口甕中涌出瀆注白蓮之上御
湯西北角則妃子湯面稍狹湯側紅白石盆
四所刻作菡萏之狀陷於白石面餘湯邈迤
相屬而下鑿石作暗渠走水西北數十步復
立一石表水自石表湧出灌注一石盆中此
亦後置也

魏徵疾亟文皇夢與徵別旣寤流涕是夕徵卒
故御製碑文云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
失賢臣於覺後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者周朝古寺見有塔基
相傳云是育王本塔纔有災禍多來求救又
洛都塔者在城西一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
古基俗傳爲阿育王舍利塔卽迦葉摩騰所
將來者

永徽之理有貞觀之遺風製一戎衣大定樂曲

至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真善審音律能知
興衰云近者樂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
祚再興之兆也後霓裳羽衣之曲起於開元
盛於天寶之間此時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
代之至天寶十三載始詔遣調法曲與胡部
雜聲識者深異之明年果有祿山之亂

益州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
傳云是鬼神奉阿育王教西山取大石爲塔

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
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
見其際風雨暴至人有於傍鑿取一片將去
乃是鑿玉問於市寶商者云此真鑿玉世中
稀有隋初有詵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
木浮圖貞觀年初地內大震動此塔搖颺將
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忽見四神形如
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傾卒以壞

平時開遠門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
以示戎人不爲萬里之行

天寶末康居國獻胡旋女蓋左旋右轉之舞也
雲南有萬人塚者鮮于仲通李宓等覆軍之地
長安夏中或天牛蟲出籬壁間必雨天牛蟲卽
黑甲蟲也段承式七度驗之皆應

開化初突厥寇邊時天武軍將子郝靈筌出使

洛斬突厥黠夷獻首于闕下自

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少好武
恐微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中郎將
靈筌遂嘔血而死

釋提桓因者忉利天王之號也卽帝釋二字華
梵雙彰帝是華言卽王主義釋乃梵字此字
譯云能今言釋提桓因六九呼訛畧具正合
云釋迦婆因達羅此云能天主餘一智度論

釋

稽古堂訂正南朝新書已終

